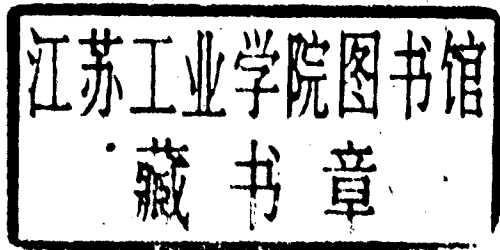


学习与实践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學 習 與 寫 作

本 社 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 1 9 5 8 • 太原

学习与写作

*

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山西日报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3 $\frac{3}{8}$ 印张 · 73,000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八月太原第二次印刷

印数：20,157—46,186册

统一书号：10088·134

定 价：三 角

目 次

- 談“巧合” 胡 正 (1)
- 簡談描写人物 鍾尙鈞 (6)
- 略談人物肖象的描写 鍾尙鈞 (12)
- 略談个性化 鍾尙鈞 (23)
- 新歌劇劇本創作瑣談 乔 羽 (29)
- 談独幕劇創作 王 芬 (36)
- 談写詩 唐仁均 (48)
- 談新詩与旧詩 苏偉光 (57)
- 写作态度及其他 胡 正 (65)
- 怎样学习文学作品? 唐仁均 (68)
- 向阿Q正傳学习什么? 耘 明 (75)
- 閱讀毀灭的感想 耘 明 (84)
- 談林冲 任 軍 (92)
- 談王熙凤 任 軍 (97)

談“巧合”

胡 正

俗話說：“无巧不成書”。這是人們看到或聽到文學作品中的巧合的情節和故事時所說的。這裡，我不想分析人們為什麼要說這句話，我只是想借此說明：自古以來，不少的文學作品中都有巧合的情節和故事，而且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人們對於巧合的情節和故事的看法卻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認為巧合的故事和情節是虛構和編造，沒有真實生活的基礎，是不真實的。因此不可能有信服力地感染讀者；有的人卻認為現實生活中是有許多巧合的事情，巧合的情節和故事可以引人入勝，會更好地達到藝術的感人的效果。

我覺得簡單地把巧合的情節和故事說成不真實的是道理不充分的。生活當中，原本就有一些巧合的事情；只要我們每個人回想一下，都會想到自己也碰到過不少的巧合的事情。順便舉一個真實的例子。前幾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在山西醫學院附屬醫院產科休養室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位年青的女子，當她第一次看到她的可愛的嬰兒時，卻傷心地痛哭起來。因為她找不到嬰兒的父親。她是一個高小畢業生，在鄉家時，有一個她的同鄉，在外面當了幹部，在回家探望時，欺騙了她，幼稚而粗心的她竟沒有留下男子的機關

地址。男子走后，概无音讯，女子快要生产时，只好找到太原市来，但又到哪里去找他？打问了好久，才知道男子已调到北京工作。女子就住在她的姨父家里。但是，当生产以后，当她的姨父到医院里来看望她时，忽然在大街上，她的姨父碰到了那骗子。他从北京到太原出差来了。

她的姨父在大街上无意间碰到了他，这不能不说是巧遇。但这又是完全真实的。

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确是有许多巧合的事情的。简单地、一概而论地否定巧合的情节和故事的真实性或现实生活的基础是不合适的。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凡是有巧合的情节和故事都是不真实的。为了更好地表现生活，为了更好地以艺术的手段达到艺术的效果，研究和运用巧合的情节和故事倒是必要的。

巧合的故事和情节，是可以作为一种艺术的手段，表现手法和技巧来看待的。我们古代的作家们曾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表现方法，而且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试举我国明代的著名的短篇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为例。

卖油郎秦重见爱美妓瑶琴，积了一年多银子，才得去见。但却遇瑶琴酒醉，结果秦重服侍她一夜。后来，当清明节时，瑶琴被官家公子强拉于西湖，并因瑶琴不受凌辱，那官家公子把瑶琴去其鞋袜，抛在僻静之处，正值瑶琴痛哭时，却巧卖油郎上坟归来相遇，从此成就了夫妻。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们丝毫也不觉得它有什么不真实的感觉，而是通过这些巧合的情节在我们的脑子里深深地印下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和两个值得同情和可爱的人物的形象。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则更为奇巧。

孙家女儿許配刘公子为妻，刘家正待娶妻，刘公子身染重病，孙家不愿嫁女，刘家执意借以冲喜。孙家便以弟代姐嫁。过門后，刘家不愿讓新妇孤守洞房又讓姑伴“嫂”眠。誰知却作成了姑“嫂”好事，但刘家女儿已許裴家，而孙家儿子也聘了徐家，裴家知此事后，与刘家嘶鬧不付，竟告到公堂。却巧又遇見了一位行方便的乔太守，就将孙家的儿子和刘家的女儿判为夫妇，又将徐家的女儿——原是孙家的媳妇，判給裴家儿子。

这个故事是非常离奇曲折的。但当我们讀它的时候，却并不觉得这是造假，而是被它吸引住了，使你放它不下。津津有味地讀完之后，它就深深地印在你的脑子里，即使你已熟知它的故事，甚至连乔太守那些有趣的判詞也背会了，但你仍想再讀几遍。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巧合的情节和故事，不但不应当排斥，而且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作为一种民族优秀遗产，我们是应当很好地学习、研究和运用的。简单地、一概而論地反对“巧合”的人，說“巧合”是違反真实生活的人，实质上是简单地、公式地、概念地理解生活，他們看不到丰富多采的生活，即使看到了，也不重視，或是沒有兴趣，或是反对和排斥。而对于艺术作品中的巧合的情节和故事，也就認為是違反生活的真实加以反对。另外，也有一些一概而論地反对“巧合”的人，是对搞艺术的特性理解得不够，或是教条式地認為巧合的故事和情节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不是普遍現象，不够典型，如依这种公式的、教条的观点来看待生活和文学作品，那末我们的作品也将会变得和他們的思想一样公式、教条、干瘪。

假使我们認為“乔太守乱点鴛鴦譜”中孙家以弟代姊

嫁，刘家又以姑伴嫂眠这一情节太巧，改为孙家真的嫁了女去，那自然就不会发生以后的故事了，可是那又有什么趣味呢？那么这篇作品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情节或故事，原来是真实的事件，但读者看后却不相信；另外一个巧合的情节或故事是虚构的，原来并没有这件真事，但读者却觉得它是真实的，是可能发生的，甚至认为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对简单地、一概而论地认为巧合的情节和故事是违反生活的真实的同时，我们也反对脱离生活的真实，胡乱地编造一些奇杂古怪的巧合的故事和情节。

用一句最普通的话讲，就是要合情合理。不管你的故事和情节再曲折、巧妙，但必须合情合理，也就是合乎生活的规律。仍以“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为例，女家自己的儿子代替女儿出嫁和男家以他们的女儿自配陪伴“嫂子”过洞房之夜，以至后来竟成功了他们作成夫妻，这些情节虽然是奇巧的，但是我们却觉得它并不是故意编造的假故事。因为那时候有一种社会习俗，即男子重病时以娶媳妇冲喜，自然男家只愿眼前儿子的病体，并不管女子过门后如何。而女家却不愿意冒着女儿当寡妇的危险去为别人冲喜。但吉期既定，没有办法，也只好以儿子去代替一下。原想应付三天回来就没事了，可是，过门以后，在他们预料不到的情况下，自然就发生了，虽然是他们意想不到，但却是应当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这里，引一段乔太守的判词是很有用处的，乔太守为此事作了极好的解释：“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然；以美玉配明珠，适逢其偶。……”这样，这个故事就有了它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意义，而且情节的发展也就合乎情

理了，它巧妙地諷刺了当时的冲喜那种恶习，而后来又成为一段佳話。

因此，巧合的故事和情节只要是附合于生活的真实，只要它合情合理，有社会意义，我們是可以大胆地加以想象和創造的。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来看，它可以使作品的结构集中、巧妙，因而就容易吸引和感染讀者。文学作品应当忠实于生活，但它不是刻板地、公式地看待生活，也不是以想象式地再现生活，而应当看到丰富多采的生活，并且从复杂的現象中看到生活的本質。同时，在选择題材和創作时，还应该看到題材的社会意义，注意其典型性。而作为艺术的表现方法，还应该注意如何吸引讀者、感动讀者、如何使作品引人入胜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当然，在艺术的表现方法上，巧合的情节和故事絕不是唯一的。我們应当根据丰富多采的生活內容，采用丰富多采的表现手法。这样，我們的文学作品才会无愧于我們灿烂的时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簡 談 描 寫 人 物

鍾 尚 鈞

作家的任务，是提供艺术形象，描写出典型人物。人，永远是作家注意的中心，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文学是反映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生的。文学要反映生活，反映人生，就必须描写人，因为人是結合着交織着复杂社会的各方面的焦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馬克思語）。因此，人物描写的好坏，将决定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达到的高度。

描写人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俗語說：“画鬼容易画人难”，确非虛話。因为，誰也未曾見過鬼，自然可以臆造；而人，却是有目共睹，如果画得不好或画錯了，是没法掩飾的。作家所描写的人物，不是对某一人物的“写真”和翻版，但它又是使人感到真实的，通过这个人物的特殊性显示出一般性；通过个性反映共性。即是說，所創造的人物应该是典型人物，借以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和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文学作品的任务既然如此，那末，其中的人物不仅必須写得神情毕肖，而且必須是典型。透过典型人物的活动过程，把丰富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时代社会的面貌反映出来。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必須竭力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旁門左道，把簡單化的、无生命无血肉的、非典型的人物，从文学作品中排除出去。

描写人物永远是沒有公式可寻的，魯迅先生早就反对过“小說作法”、“小說法程”之类的騙人的东西，現在虽然沒有这类东西，但无形的“作法”、“法程”的坏影响，却仍然沒有被完全清除，我想，这就是某些作品黯然失色、不受我們欢迎的原因之一。我們知道，世界上从来沒有相同的人物，就是孿生子，也有迥然不同的差別。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文化教养等等，都不会相同，当然在作品中的人物也必須有明确的个性。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人物都具有鮮明的个性和个別的特征。个性化是揭示人的全部精神生活的丰富性的基础。

在作品中，就是叙述人物的历史、习惯、生活作风等等，也必須是为了使讀者更明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王熙凤第一次在“紅樓夢”中出現时，是借古董商人冷子兴在乡村酒店的閑談介紹出来的，他說賈璉自从娶了王熙凤，“倒是上下无一人不称赞他夫人的，璉爷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样又极标致，言談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細，竟是一个男人万不及的。”（第二回）在第六十五回，作者借兴儿的嘴，向尤二姐介紹王熙凤：“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面笑着，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从这简单的叙述里，王熙凤的性格就鮮明地表現出来了，这种毒辣奸詐的美人的性格，是无法重复的，这是作者的独特的艺术創造。在优秀作家笔下所創造出的人物，都具有不可重复的特色。但是，还必須了解，如果对人物仅仅是概括的介紹而沒有許多具体的情节、生动的場面和人物的行动，沒有許多精細的描写，仍然不能刻划好人物，仍然缺乏艺术力量。

对人物的外貌作細致的描写，从外貌上表现出人物的特

征，是人物描写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人們不仅对人的思想、品質、作风、习惯等，有极深刻的印象，同时，人物的外貌也必然給人們留下鮮明深刻的记忆。但人物的外貌和它的内在意义必須同一起来，必須从人物的面容姿态上傳达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緒，使人物形象更鮮明突出、更具有特色。如契诃夫的“套子里的人”，描写了毕里可夫，他不問天晴或下雨，都穿套鞋、带雨伞，他經常戴副黑眼鏡，把臉藏在翻起来的衣領里。通过这外貌特征，更充分地更突出地揭示出了俄国沒落封建階級人物的代表性格，表现出毕里可夫的胆怯、庸俗、頑固和保守。我們可以从人物外貌了解到这样的人是和时代潮流不合拍的，他将象渣滓一样为历史所拋棄。又如魯迅的“祝福”中写祥林嫂：

我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变之大，可以說无过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經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还可以表現她是一个活物。……

这是一个被旧社会所摧殘所迫害的不幸者的形象，魯迅先生以浮雕的笔法把她刻划出来了，令人惊心劬魄，不寒而慄！我們从祥林嫂的外貌，看見了她的悲惨命运，看見了时代、社会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从这里，我們不准体会到肖像描写的巨大作用。

在作品中，要賦予人物以鮮明的、特定的个性，写人物講話和對話是特別重要的。高尔基說过，語言是“一切事实，一切思想的衣裳”，“文学就是用語言来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而人物語言又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通过人物的語言，可以了解人物的眼

业、身分、地位、嗜好、趣味、教养等等，即是說，能了解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能展示典型性格。但在有些不好的作品中，張三和李四，老人和青年，首长和一般干部，工人和战士，都說着类似的話，都是同样的語調，間或有几个名詞和術語不同而已，似乎他們的語言已經实行了“规范化”，其实呢，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却不是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不是这样。如“紅樓夢”中，林黛玉見周瑞家的最后送花給她，便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的，也不給我。”这简短的話，就把她敏感多疑的性格描写出来了，給人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如“水滸全傳”第二十四回，武松和武大分別时，先叮嚀了武大，再囑咐潘金蓮，其中写道：

“……嫂嫂是个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为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顧他。常言道：‘表壯不如里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么！岂不聞古人言：‘篱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这話，一点紅从耳朵边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这个隆貴混沌，有甚么言語在外人处，說来欺負老娘！我是一个不带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搨不出的鬻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螻蟻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兒鑽得入来！你胡言乱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磚头瓦兒，一个也要着地。”

从这段鏗鏘有声的話里，我們看見了潘金蓮的栩栩如生的性格：潑辣、粗野、虛伪、装腔作勢的不平常的性格，她有血有肉，有活的灵魂，絕不是僵死的标本，也不是干鷄的木偶。作者用簡炼的形象化的人物語言，刻划出了人物性格，透露出人物的复杂而隱秘的内心世界的状况。看了故事内容的前前后后，就更能感到这段話的丰富的內涵，它是写

得多么鮮明、逼真、深刻和强有力啊！

生活的变化，生活的运动和发展，故事情节的产生，人物的行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行动中表现人物，是极为重要的。如“水滸全傳”第二十六回，写武松要探寻哥哥武大的死因，要弄清真相，为哥哥报仇，便去找到何九叔，向他进行逼問。

“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武松道：

‘且坐’。何九叔心里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开口，并不把話来提起。酒已数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就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量酒的惊得呆了，那里肯进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武松博起双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

‘小子粗流，还晓得“冤各有头，債各有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說，对我——說知我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倘若有半句兒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閑言不道，你只实說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膝盖，两只眼睜得圓彪地，看着何九叔。”

讀着这段描写的时候，真使人如見其事，如历其境，意夺神駭，心折骨惊！一个刚健豪迈、耿直果断、挺拔英武的英雄形象，浮現在我們眼前，使我們看見了他心中燃燒着的仇恨和憤怒的火焰，同时表现出他的聰明和机智。三思而行，粗中有細，勇而有謀，是他不同于李逵、魯达的地方，又不同于林冲曾經有勁搖軟弱和委曲求全的一面。他是典型的英雄形象，同时具有明磅的个性。这是由于作者熟悉生活，了解人物及其思想感情的复杂迅速的变化，因而能通过少数具有特征的行动，用三言两語，就使人物跃然紙上，有声有色。

写人物的行动，虽然极其重要，但人物絕不会脱离客观

存在而孤零零地出現，他总是在一定的典型环境中行动。因而，环境描写也同样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可以烘托、陪衬、渲染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的心理、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能得到更深刻细致的表现。如林黛玉死时，传来了宝钗和宝玉举行结婚典礼的音乐声，不能不使人更深切地感到林黛玉的凄惨和不幸。喧天的鼓乐声成了凄厉的葬歌。小说对于音乐声和潇湘馆的环境气氛的描写，使林黛玉的悲剧性格，更充分更完整，给读者留下永恒的记忆。又如“水滸全傳”第十回，对大风大雪的描写很成功，并非因为孤立地描写了风雪，而是因为风雪使故事情节发生了曲折急遽的重大变化，大大促进了林冲性格的发展。对于草料場、山神庙的着重描写，也是为了林冲性格的剧变。

描写人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种方法絕不是孤立的、互不相涉的。人物性格必須在复杂多样的生活中显示出来，必須在真实而尖锐的矛盾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为了要創造光輝动人的典型人物形象，作家必須“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毛主席語），象偵察兵一样，在广闊深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借以反映出偉大的时代面貌和人民的信念、理想。千万不要用某种模型去鑄造人物，或把人物变成概念和教条的化身，使人物成为无生命的傀儡。生活，給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創作材料，只要作家永远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优秀的作品和不朽的人物形象，是一定能創造出来的。

略談人物肖像的描寫

鍾尚鈞

我們在生活中，接觸和認識許多人，總有一些人在我們的頭腦中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當我們憶起這些人的時候，他們的面容、姿態、身材、服飾、動作、神情和聲音笑臉等，一定是首先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即是說，我們最先憶起的，是他們的肖像。同樣，凡是讀過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的人，都會記住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從這些肖像聯系到人物的思想、行為、品質、作風、身份和地位等等，從而產生熱愛或憎恨他們的感情。因此，肖像應該包含着思想，反映出人物性格。肖像描寫雖然是外形的描寫，却要表現出內在的意義，決不能以單調的色彩塗飾在人物的外表上，不能以沒有特征性的東西硬套在人物身上，也不能簡單化地將階級特點外加在人物的肖像上。否則，人物就沒有生氣，沒有真正的特色，模糊不清，缺乏鮮明的個性，這樣，當然不能創造出典型性格，也不能具體地、真實地、清晰地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面貌。

為了更充分地反映生活，為了更有效地表達思想，同時也為了更藝術地刻畫人物性格，作者必須深入生活和學習藝術技巧的各个方面，對於人物肖像的描寫同樣不可忽視。我們知道，要描寫出很成功的人物肖像，並不是輕而易舉、垂手可得的東西。馬卡連科曾說：“人物外形的描寫我認為是

小說中最困難的一個部分，因為在俄羅斯文學里對這個部分下的工夫最少。在我們的文學里，写得最好的無疑是風景。對於面部的表情、眼神、手勢，以及身體全部動作的描寫，在我們這裡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因此我們很難把這一切描寫得很好。”（“和初學作者的談話”）我們的許多青年作者，肖像描寫的技巧也還沒有達到較高的水平，應該加倍努力，在現實生活和文學名著中去學習和發掘這方面的知識；至於廣大讀者，如果要正確而深入地領會作品的思想，提高欣賞和分析作品的 ability，也應了解肖像描寫的知識。

有些作品里的人物，並沒有肖像的描寫，只有行動的描寫，心理的描寫，環境氣氛的描寫，卻沒有削弱人物性格的鮮明性和深刻性，但是在長篇巨著或人物較多的中篇和短篇小說里，如果沒有肖像的描寫，必然會降低人物的生動性和複雜性，使人物模糊不清，或失之平板單調。肖像描寫是表現性格的手段之一，它使人物的內心世界、內在特征通過外形來表現，從人物的面容、姿態、服飾和動作等上面，透露出一定的思想和情緒，反映出階級的與個人的統一的特點。所以，肖像描寫在小說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人物肖像的描寫，無論是白描手法的勾勒，或是工筆畫式的細致刻畫，無論是直接描寫、正面描寫，或是間接描寫、側面描寫，無論是單獨描寫，或是與人物的對話、行動和作品的情節交叉錯綜地描寫，總之，都為了塑造典型性格，創造出多種多樣的富有特色的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由於人物性格是不同的，肖像就絕不能是千篇一律的、從一個模型里鑄造出來的。如果不能從肖像揭示人物的個性，沒有把人物的肖像和他的內部特征結合起來，這樣的肖像描寫就